

翻看旧相册，发现去年此时还在宁波，现下，已在操心凉山州孩子的节日了。我所在的学校共50个班级，每班学生50多个至90多个不等。当近4500名孩子在逼仄的操场中铺开，一个班级一只录音机，师生们卖力地为“六一”排练节目时，欢乐的场面蔚为壮观。

在宁波，每年临近“六一”时，整座城市的街巷仿佛涂了层浓蜜，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气球、彩带、横幅……丰富多彩的美食、电影、活动……语重心长的鼓励、祝福……大人们尽己所能，让孩子快乐，也让自己高兴。

回想自己小时候，“六一”总能让人联想到涂大花脸登台表演节目，看电影、放假玩耍、接收礼物。那时候，学业不“卷”，大人不忙，城市山村未被过度开发，世界活泼泼地向孩子们展示出最良善的一面……我们上山砍柴、下河摸鱼、田里偷瓜、树上掏鸟蛋……和同学打架、受老师批评、挨父母打，也在崭新的世界中保持着恰如其分的懵懂与好奇……不怕风雨无畏霜雪，只以儿童的朴拙，健康茁壮地成长。

童年是什么？是课堂上的

## “六一”随想

冯志军

认真和操场上的奔跑，是不做作业时的哭闹，是不好好吃饭的懒散，是以天地为玩具的游乐……甚至可以是不被接受的旁逸斜出，简单、单调、蠢笨……以儿童未被开化的稚拙，长成各自应有的模样。

去年，我来到了四川凉山州支教。清早到校，眼看着就要上课，还有小半孩子或站或坐或蹲，在走廊边上吃早餐，大半学坐坐在教室内，嬉戏打闹或只坐着什么都不干，任身体消化刚下肚的餐食——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自学用来学习多好啊。

孩子们的早餐大多来自校园周边的街摊——包子、玉米馍馍、米粉、油炸肉……讲究的用一次性塑料碗盛着，不讲究的直接用手抓……我催：加油吃，早饭吃好上课才有精神。刚来

时，我惊讶地发现孩子们坐在课堂内边读书边吃早餐，常常是上课时间到了，早餐才吃了一半。于是趁老师转身的间隙，迅速抓一口吃。作业本、课桌、文具，沾满早餐的油渍。孩童应该有雀跃的脚步和心，蹦跳着前行。于是我提醒家长们，早起二十分钟，让孩子们吃好早饭再来学校。不料家长群中是习惯性的沉默——群里多是不识字的祖辈和自顾不暇的兄弟姐妹，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，根本无法顾及这些“小之又小”的生活琐事。

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着实令人心疼。这也是我作为一名“严师”，面对课堂中随时睡着、家庭作业基本不做的孩子们，一再改变底线的原因。

今年这个“六一”，是我们班上56个孩子第一次在学校里集体

过节。也打算在宁波一样，用气球、彩带、零食、玩具、课外书、免作业……用各种甜腻腻的“爱”，来装点孩子们的节日。我更希望这里的孩子知晓，“六一儿童节”是专属于他们的节日，他们能放下生活的负累，把专注的目光投向自身，珍惜时间克服困难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，奔跑、蜕变、成长，终有一天走出大山去见识世界，也终有一天回到大山，建设家乡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孩子们面对一批批外来捐助物资，不迷失心智，通过爱心物资激发出对外来事物的新奇和向往，激发出学习和向外探索的动力。我甚至不希望善良的人们仅仅以物质上的援助，来改善凉山州孩子们的生活现状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于是纷纷来到这里，了解当地的物产、人文、地理，用耐心和理性考量这片伟大丰厚的土地，用真挚的感情带动这群勤劳质朴的人民。

一群人几代人的努力，投资、建厂、发展产业，带动当地经济，把一批批青壮力留在故地，留在家门口，留在孩子身边……这或许才是孩子们期待的最好“六一”礼物吧。

## 后事的重量

遥望

外婆是上个月18日的半夜在家突然发病陷入昏迷的。送到医院，进入ICU，说是脑梗、大出血。抢救了将近半个月，最后两眼一闭还是走了。

外婆生性乐观，她时而会在买菜篮子回家的路上买一张彩票。她曾不止一次跟我说，哪天倘若中了五百万，那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。说罢哈哈大笑。外婆一直过着相对贫苦的生活，从来没见过什么大钱。自从买了彩票后，“五百万”就成了她的梦想和我俩之间打趣的话题。此刻，我一遍遍在外婆耳边轻声哭喊着“五百万，五百万，五百万……”可她始终都没回我半个字。

在医院抢救的这段日子里，母亲作为家中长女，独自扛下了照料外婆的重担，几乎天天24小时不吃不睡，不间断地守护在戴着呼吸机、不停喘着粗气的外婆的病床边，还要帮外婆翻身、导尿、交费，眼睛时刻关注一旁仪器上的生命体征。母亲从来不会让其他几个妹妹承担太多责任，而她们似乎也习惯了让苦活累活、经济压力由大哥大姐两人承担。对此我一直有些反感。我觉得赡养父母是儿女们共同的责任，岂分长幼？这也不太科学，至少违反经济学函数里有关自变量最大有效益值的理论。其他人可以“沉默是金”，而父母总急着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要是他们倒下了可怎么办？我暗自神伤，心里有太多的自责、担心和抱怨。

按照老家风俗，把外婆的骨灰安葬入土后，接下来是“头七”“斋月”“三七”“周年”……一大堆我第一次听说的农村里不成文的规矩。随着长辈们“应该”和“要”的反复提醒，刚刚处理完丧葬事宜、身心俱疲的母亲，又将面临一系列后事。

外婆早年就跟着外公从农村

来到城里，但与老家的联系一直没断，间或她总爱回农村老家与一大帮亲戚重温旧情。考虑到这层关系，父亲说，老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吧，只要不是太离谱就照办。要是由此跟老家人的关系搞僵了，他怕母亲以后不好做人。我听了在耳里，怨在心里，这是哪跟哪的逻辑嘛！

老家人关于后事的繁文缛节，比如要准数的香烛，要高脚的碗盆，要特定的祭祀菜肴……把母亲和父亲搞得团团转，买这买那，马不停蹄。父亲过了退休年龄，为了生活还在给人家老板打工，原本没有多少空闲的时间，如今却要一拨一拨的来客安排住宿、吃喝、车辆，还要考虑如何回礼……原本已经够悲伤的了，如今似乎硬是要把这丧事办成喜事。甚至还有亲戚提出来把二老唯一的住房卖了，好替农村出身的喜欢热闹的外婆张旗鼓地风光一回。对于这种自说自话的“好意”，母亲只能报以无言的赔笑。说实话可能是因为相对年轻，对于这样荒谬离奇的喧宾夺主我是极其听不惯的，很是来气。可为了大局，母亲咬着泪水又忍下了。这些日子白天连着黑夜，年过六旬的父母忙得都没能躺在床上好好合过眼！

家里其他几个阿姨出力少些，有了母亲这块挡箭牌，也不用去面对来自老家的纷争。其实本可以让母亲就习惯于自己一个人扛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我的两个阿姨还没等外婆的丧事办完，在外公还向矮着身躯、须臾离不开人照顾的情况下，就急着提出并分有案，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准则。端午节前后，住在老墙门里的小囡们总会被大人们投喂几勺苕苕羹，据说吃下清热解暑的苕苕后，既能防“疔夏”，又可保暑天不生痱子，皮肤会像苕苕一样光滑。苕苕前后上市的苕苕，宁波人多喜欢拿它转一碗羹，苕苕笋丝羹、苕苕螺蛳羹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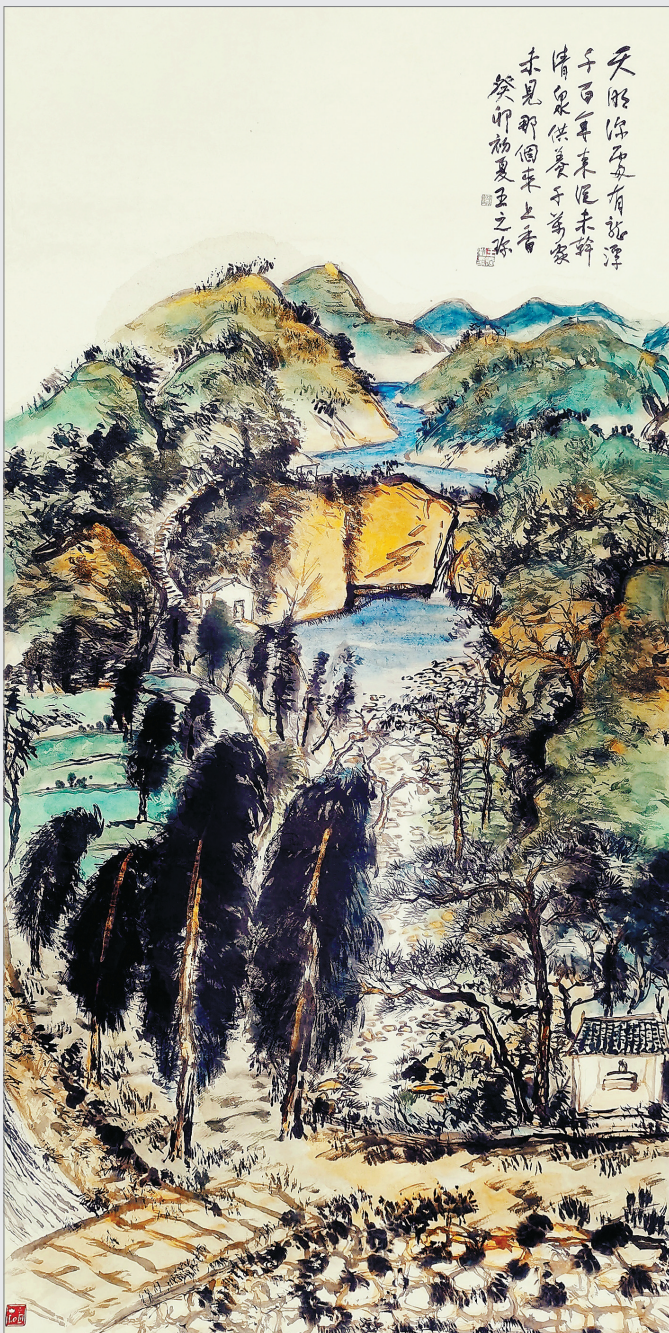
苕苕，如今只偶尔出现在菜市场角落头，大超市里难觅踪影。从前，在墙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，苕苕总会被勤劳的左邻右舍栽植，无需太过肥沃的土壤，不必费心劳神的侍弄，只要浇几回水，苕苕就会争先恐后、咕嘟咕嘟地生长起来。

高僧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了天竺物产，其中有一款“菴随菜”，季羨林先生将其考释为“苕苕”的梵文翻译。在今人张平真所著《中国的蔬菜》一书中，说苕苕源于欧洲南部，公元5世纪从阿拉伯传入中国，虽然在明朝已著录其名，但迟至元代《农桑辑要》才叙述其栽培方法。苕苕叶片特别发达，通常人们只吃其嫩叶。据张平真考证，苕苕是波斯语中甜菜 gundar 的音译，由于它是甜菜属，其中文学名就叫叶用甜菜。中国种植的苕苕以青梗为多，而苕苕按叶柄的颜色还有白梗、红梗，在欧美与大洋洲等地都是热门的健康蔬菜。

宁波人请客吃饭、谢年祭祖，桌上总少不了“七羹八浆”，故而，苕苕在宁波的吃法大多是煮羹、转浆、清炒凉拌较为罕见，调制蔬菜沙拉那福吧。

## 天明深处有龙潭

王琛 作



干。那些掉在地上的，最后采摘的，偏红带酸味的果子，才会拿去做杨梅干。反正经过糖腌后，吃不出好坏，入口只有甜味了。

我每年都会泡一点杨梅酒。杨梅用盐水浸泡、控水后，放在玻璃瓶中，加点冰糖，倒入高度白酒，剩下就是等待。约一个月后就可以喝了，酒味都进了果子里，有点呛口，但可做药了，可以预防中暑，治腹泻和痢疾。小时候遇到肚子不舒服，母亲会从玻璃瓶里夹上三个浸泡的杨梅，让我吃下去。虽然有点辣口，吃下后感觉肚中有股热气冒出，好受了很多。母亲还让我把杨梅核也吃了，照她的说法是，核能把肚子里的脏东西给带出来。如今，我恋上杨梅酒。其色泽橙红透亮，赏心悦目，酒味略甜，很柔和，微冰一下饮用，可以解暑。

杨梅甜酸可口、生津解渴，多吃点除了会倒牙，没听说会造成其他的不适。在快递时代，吃杨梅的季节延长了，算是一种福利。那就多享受南方这特有的口福吧。

## 欧阳古桥

喻语

从儒雅洋向东北方向行驶2.5公里，远远出现一座古朴的石拱桥。它架在两山之间的溪流上，显得孤独而顽强。

我知道一些关于它的身世：石拱桥原名儒雅洋桥，后改为欧阳桥。在很长一段岁月里，欧阳桥是贯通象山东西乡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偏远象山走向宁波城区的交通要津。历史上欧阳桥曾屡毁屡建。

停车在路边俯瞰，公路与古桥有10米左右落差，公路修通后，古桥就不再通行。而上张水库建成后，更使它成为孤卧天地间的存在：在低吟浅唱的绿溪上，两端溪滩错落有致，一片绿草青青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四面云雾缭绕，松柏苍翠。

我特别想下坡去桥上走走，近距离触摸它。可惜，一道长长的隔离网挡住了去路。借助手机放大镜头看到，欧阳桥为三孔乱石拱桥，桥面用鹅卵石和石块铺砌而成，桥面上有五六个排列均匀的花瓣、铜钱和“8”字样的图案。桥上墨绿的青苔隐约可见，细雨把桥面染得湿漉漉的，云雾中微光荡漾。

据记载，此桥最初为木结构，早年间多次被洪水冲毁。南宋嘉定十六年（1223年）重建。

明代宁波府同知欧阳懋曾写过一首《过欧阳桥》：“欧阳子过欧阳桥，千载奇逢在圣朝。潮涨东溪连沧海，峰高西岭逼云霄。隔林啼鸟声声巧，傍水闲花树树娇。试问象山离远近，居民犹道去程遥。”

我想，既然欧阳懋到过此地，肯定有牌记或桥碑。举目四望，果然远远看到溪边有块石碑，因距离太远，不知道上面是啥内容。同伴说，要不沿着水系统到桥的对岸，看看能否找到上桥的路。

于是一行人掉头，向对岸行进。不一会儿水泥路变成砂石路，路越来越窄，而两旁的树木则更加茂密。新鲜的空气飘进车窗，同伴说，太舒服了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

终于到了对岸，却又遇围栏，根本无从下坡。正纳闷，见路边一牌子：上张水库，一级水源保护，禁止垂钓、烧烤……

我们一行正准备打道回府，又有一块木牌映入眼帘，上书：欧阳桥，位于西沙岭西岭山下，绿溪之上，今谈港溪之上游。原为木结构桥，原名儒雅洋桥……全长51.35米，正桥长28米，宽5米……

## 苕苕

柴隆

又是西洋做派啦。匀灰，宁波话叫“起浆”“转浆”，用的是淀粉，老宁波谓之“山粉”，通常为新鲜本地番薯经过刨、洗、晒、磨等工序取之。菜肴欲不振、四肢困倦的“疔夏”症状。甬城百姓的菜肴里，“七羹八浆”多取材“上市货”或时令菜，譬如冬至前后，掘出的冬笋鲜甜，霜打过的天菜心苦味渐消，转一碗“天菜心笋片浆”，清新爽口，加入乌贼蛋后，鲜咸合一，最是开胃；再如清明前，菜蕻干刚晾好，河里的螺蛳最肥，煮熟挑出螺肉，转一碗“万年青螺蛳浆”，清火明目；芒种近初夏，苕苕叶片肥硕，掺入笋丝，转一碗“苕苕笋丝浆”，孩童喝下后，有暑天不生痱子的功效。随后气候转暖，旺发蔬菜纷呈至沓来，拿刚上市的夜开花、蚕豆瓣转浆，都是极具时令特色的“七羹八浆”。苕苕转浆，有一股特殊的鲜甜，吃起来糯糯的，滑溜溜，倘若掺入少许切碎的雪里蕻咸菜，酸汪汪的锦上添花。

小时候，住在驳杂热闹的老墙门里，我的童年没有阴霾，仿佛天天阳光灿烂，但少年的我也曾听闻“苕苕送命”的哀怨。隔壁阿婆命运坎坷，老公早亡，儿子边娶边娶地妇人落户外地，腊月里过年才匆匆回甬一趟，平日里阿婆形只影单。有一年端午节，邻舍们各自给罗团圆饭，须发苍苍的阿婆独自给房前的苕苕浇水，边浇水边轻叹：“阿拉就像苕苕叶，长大就被人吃掉，屋里厢嗒子孙供养，真真罪过……”“缺少子女陪伴的阿婆，以‘苕苕送命’隐喻自己命苦。”

在宁波人精神原乡的老墙门内，任何一家的悲喜，也似乎是大家的悲喜。邻居们看破不说破，待到人客散去，大家总会拎着自家裹的碱水粽、咸鸭蛋送给阿婆。宁波老话说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万丈红尘中的今生今世与饮食男女，放不下的，是这人间烟火与缘聚缘灭，是这螺蛳壳里做出大道场的温情。